

首届“禧福祥杯”《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榜首作品

新娘

吴克敬◎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新娘

XINNIANG

吴克敬◎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娘/吴克敬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9. 6
ISBN 978-7-5396-6550-4

I. ①新…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17664 号

出 版 人: 段晓静

责任编辑: 张妍妍

装帧设计: 高 欣 褚 琦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0551)65661327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20 千字

版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吴克敬，陕西扶风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作家协会主席，西北大学驻校作家。曾获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等奖项。2010年，中篇小说《手铐上的蓝花花》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12年，《你说我是谁》获第十四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文学类），长篇小说《初婚》获中国城市出版社文学奖一等奖。《羞涩》《小丑》《拉手手》《马背上的电影》等四部作品被改编拍摄成电影：其中，《羞涩》获美国雪城电影节最佳摄影奖；由长篇小说《初婚》改编的电视剧热播全国。

新娘 XINNIANG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新娘也是娘。

老娘好当,新娘难做。

——题记

前 引

“新娘”袁心初是老了，老得白发苍苍！

“新郎”牛少峰也老了，老得胡子满把！

他们怎么能不老呢？是为新娘的袁心初，与她的新郎牛少峰，在中条山抗日前线的烽火硝烟中一别，被一湾浅浅的海水阻隔着，五十个年头了，终于破冰成通途，流落去了台湾的牛少峰捎信回凤栖镇，说他办好了一切手续，不日就会跨越海峡，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见到他的新娘，与他的新娘团聚了。消息传来，新娘袁心初把她的那口描金漆彩的箱子打开来，翻了个底朝天，翻出她压在箱子底下的旗袍，就往自己的身上穿了。

这是一件红绸绣花旗袍，袁心初把自己嫁给牛少峰做他的新娘时穿了的。

后来还穿过两次，但那都是不堪回首的。袁心初不愿意回想；别的人，譬如牛少峰，还有姜尚清、芸娘他们，都是不愿意回想的。好消息像只报喜的鸟儿一样，传进了袁心初的耳朵。她把红绸绣花的旗袍翻出来穿上身了，数十年的光阴，只是熬白了袁心初的头发，却没有熬去袁心初的美丽，那是流淌在袁心初血液里的一种气质，那是附着在袁心初心灵上的一种气韵，不仅没有因为岁月的熬煎而消失，反而由于岁月的熬煎而凝重……我们谁都没有见过袁心初给牛少峰做新娘时身穿红绸绣花旗袍的风姿，也没见过她受辱时身穿红绸绣花旗袍的模样，我们只在凤栖镇的街头看到了袁心初身穿红绸绣花旗袍的姿态，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雅致，老不掩瑜，老而犹美。

头发是盘在后脑勺上，虽然白了，却亮白如雪，配合着她穿在身上的红绸绣花旗袍，在凤栖镇的大街上那么一站，立即站出了她所独有的一种

风景……我在西安的新闻媒体工作，我有那样的敏感；我还是与凤栖镇血脉相连的一分子，虽然生活在西安城，但对故乡凤栖镇上发生的事情，都有一种切身的喜爱。袁心初把她压在箱子底下的红绸绣花旗袍穿出来，走在凤栖镇上，是要迎接他的新郎牛少峰的……我不失时机地按动照相机快门，拍下了袁心初身穿红绸绣花旗袍的影像。

陪伴在袁心初身边的，有姜尚清，有芸娘，还有凤栖镇成千上万的乡里乡亲……这一年是1990年，这一天是8月15日，即日本侵略者投降四十五周年纪念日。

在此之前，我供职的《西安晚报》开设了专门栏目，编发了许多纪念抗战胜利的文章。其中一日的报纸专栏，发了一篇《我一炮炸死了十几个鬼子》的头条回忆文章，旁边是一组赴中条山抗战未找到亲属的烈士名单，计有四十三人，其中一位名叫吴俊德的人，让我的眼睛倏忽泛起一片泪光。一个英俊伟岸的关中汉子，突然地站在了我的面前，身上是被战火撕成碎片的军服，脸上是被战火刻划的血痂，他对我亲切地笑着，我哑着嗓子，叫了他一声“大伯”。

我的二伯叫吴俊儒；我父亲行三，叫吴俊番；我还有一个碎爸（老家管比父亲小的男性长辈都叫爸），叫吴天合，其实他也有个带“俊”的字的，不知什么原因，他不让人那么叫。总之兄弟四人，名字里都是带一个“俊”字的。我大伯叫“俊”什么呢？父亲给我交代过，我碎爸也给我交代过，但我没有记住。《西安晚报》刊载的中条山未找到亲属的抗战烈士名单中，这个叫吴俊德的人，是我的大伯吗？初识这个名字，我一点都没怀疑，这就是我的大伯。我把消息打电话告诉老家的伯叔兄长吴田平，要他在家乡做进一步的核实。

我大伯留有一张遗像，一身戎装的他，浓眉大眼，一脸的英武之气。

我大伯也有他的新娘……我大伯来拍这张照片时，他新婚的妻子就陪在他的身边。听我父亲生前说，这是我大伯1938年东渡黄河，赴中条山抗战前，特别拍的。我大伯那时新婚不久，为了有所纪念，新婚不久的

新娘，便穿了袁心初身上穿着的那种扎人眼睛的旗袍，与我大伯在西安城照了这张相。所以说旗袍扎眼，是因为我们古周原上的女人，祖祖辈辈，永远是非黑即蓝的一身家织布服装，可是我大伯的新娘，竟然就被一袭彩绸裁缝的旗袍，不肥不瘦、鲜艳靓丽地缠裹着，让她怎么看怎么扎眼……我父亲说过，我大伯与他的新娘照了这幅照片后，就与我们村参加抗战的几个人，一起去了中条山。

从父亲给我的讲述中，我知道大伯当时为孙蔚如将军治下的一位中尉连长。赴中条山抗战后，就没了消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只听我们村赴中条山抗战身残回村的人说，大伯作战十分英勇，仅在平陆县王寺沟的一次阻击战中，与日本鬼子拼刺刀，他一个人就刺死了好几个鬼子兵。这是我大伯在中条山抗战时传回家里的唯一一条消息。

抗战胜利了，家里人盼望大伯回家，可是没有。紧接着爆发内战，解放军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家里的人还在盼大伯回家，却依然没有大伯的音讯。这时候，家里人以为，大伯也许跟随战败了的国民党军队，逃去了台湾。

在我们家等待大伯回来的人中，相信他的新娘是最迫切的那一个。

但是因为有着那样一个让人气短的猜测，我们家无论谁，都很少提到我大伯，包括大伯的“新娘”，仿佛家里从来没有他这个人一样。生死不明的大伯，犹如一团巨大的阴霾，罩压在家里人的头上，让家里人在一段时间里，吃罪不少，倍感哀痛。

我父亲过世早，到他咽气的时候，叫来了我碎爸吴天合，而我大伯的“新娘”，还有我们兄弟，也都在场。父亲像是说给我碎爸，又像是说给我们兄弟，要我们记着我大伯，到我碎爸也倒头时，给我大伯做副棺材，让我大伯陪着我碎爸一起走。

父亲给我碎爸说了：“咱们不能不顾大哥，让大哥零落他乡。”

我碎爸眼里含着泪，给我父亲郑重地点了头。

我大伯在场的“新娘”听了父亲说的话，她摇了一下头。

我大伯的“新娘”说：“有我在哩。”

我大伯的“新娘”说：“要合葬也是我。我来陪他。”

抗战去了中条山，我大伯一去无音讯，他的“新娘”就一直在我们家里生活着，不离不弃地等着我大伯，把我大伯等了四十多年，直到辞世，安安静静地一直等着。其间她有机会改嫁的，我们家里人都劝她改嫁，但她从来淡淡地一笑，说一句“大家的好心我知道”，便不再说啥，还像她以往一样，在我们家安安静静地等我大伯回家来。

“新娘”“新娘”……我们家里人，一直以来，都这么称呼她，她亦无怨无悔地做着他的新娘。古周原上的习俗使然，一个新嫁娘没有生育，她的亲人和旁人，都不会改口别的称呼，永远地叫她“新娘”。

我大伯的“新娘”辞世了，她是多么想要与我大伯合葬呀，但却没有。

没有的理由是我碎爸给我大伯的“新娘”说的。

我碎爸说：“人如果真在那边，回来了怎么办？”

我碎爸的理由太充分了，为我大伯“新娘”的她虽然遗憾地去了，但有希望在，似乎就不特别遗憾。因此我们家依然在等我大伯回来，一直等到我碎爸也谢世而去，都没等回我大伯。

我碎爸谢世了，我赶回到扶风县北的老家闫村，进门看见，并排儿陈列着两口黑漆棺材。

我知道，两口棺材，一口是我碎爸的，一口是我大伯的。

我匍匐着给我碎爸下头，而我碎爸的儿子拉住了我，让我先给大伯下头。我碎爸的儿子说是碎爸最后叮咛他的，孝子下头，都要先给大伯下。我照着我碎爸儿子的指教，下着头不由得热泪盈眶，痛哭失声。到这时，我才真切地想到，亲人终是亲人，大伯为国为家抗击日寇，他杳无音信，但他从来都没有消失，他一直活在亲人们的心中。

亲兄热弟的碎爸与大伯合葬在了我们村的坟地里。但我不认为这是结束，在西安报业集团任职的我，想着还要找到我的大伯，他是东渡黄河在中条山抗战时失踪的，我们《西安晚报》上登载的烈士名单，给了我

大的希望。我把消息电话告知了老家，老家知道底里的几位老人，说这个叫吴俊德的烈士，不是我大伯，我大伯叫吴俊岐。

我有点失望，但不是很失望，烈士吴俊德也是我们村上人。

我们村因此沸腾了好些天，大家既怀着对烈士的崇敬，又怀着对亲人的爱戴，组织起专门的班子，去了一趟中条山。大家在镌刻着吴俊德姓名的烈士碑前，祭了酒，敬了香，烧了纸，然后把香灰、纸灰收集起来，带回我们村。他们在村子的坟地里，制了一副棺材，盛放上收集回来的香灰和纸灰，掩埋好堆起一座坟头。唢呐声声，哀乐阵阵，村里人集体为抗日烈士吴俊德举办了一场追思会。

追思会上，我大伯吴俊岐享受到了和吴俊德一样的礼遇。

我参加了村里举办的追思会……我要感慨无巧不成书的那句古话，就在我们村为两位抗战烈士举办的追思会上，牛少峰从台湾回来的消息，传回到了凤栖镇……我们村是凤栖镇的一个自然村，距离不是很远，所以也就迅速地传过来，传进了大家的耳朵。

身为新闻工作者的我，没有迟疑，迅速地赶到凤栖镇，夹杂在欢迎的人群里，见证了“新娘”袁心初迎回“新郎”牛少峰的那个让人热泪横流的时刻，并自觉追随在他俩的身边，从他俩的回忆中，知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

那些故事是可歌可泣的，是感人肺腑的……

目 录

前 引 001

上篇 新娘 001

中篇 废戒 053

下篇 断臂 129

后 记 207



上篇
新
娘

1945年8月15日。

吃了谁的奶，谁就是你的娘！

时隔五十一年，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五周年前夕，袁心初忍俊不禁，又给牛少峰这么说了。她说了这句话后，紧跟着还加了一句：“老娘是娘，新娘也是娘。”

五十一年前的袁心初，十七岁过了点，还不到十八岁时，就自觉结束了她女孩子的生活，把她热烫烫的姑娘身子，交给了英俊的牛少峰，满心欢喜做了他的新娘。北平女子学堂的高才生袁心初，在做牛少峰的新娘之前，打死都想不到，她会嫁给一个军人，而且还是心甘情愿。在此之前，有些文艺情怀的袁心初，是不怎么瞧得上军人的，她不仅瞧不起，甚至有些厌恶，她看到北平城里裹着绑腿的大兵，个个横得不行。这种坏印象，一直延续到卢沟桥事变。死守卢沟桥桥头的中国部队拼死抵抗，一个连的军人，到最后仅有四人生还，其余全部壮烈牺牲。这是袁心初对大兵印象的一次改变。紧接着，日本鬼子大举侵犯北平，她家赖以生存的电器厂，在日寇炮火的轰击下，全部焚毁，父母亲不想看着他们的宝贝女儿在日寇的铁蹄下遭罪，于是老两口守在北平，意图恢复家业，而把袁心初送到了战略后方的西安。

袁心初来到西安后，立即进入西安女校继续学业。

这时候的西安，因为1936年的西安事变，抗日情绪十分高涨，袁心初所处的西安的女校，是爱国人士于右任倡办的，多由爱国知识分子任教，牛少峰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牛少峰结合当时的形势，在西安女校组织了一支抗日宣传队，他们用课余时间排练。到了星期日，他就把宣传队拉到西安的大街上去，向市民演出宣传。泣血写出《松花江上》的张寒晖，当时也在西安，牛少峰就请

他来,指导教练宣传队员演唱。袁心初从北平来,吐字清晰、嗓音宏厚,被选出来做了领唱。他们不仅演唱了“流亡三部曲”,还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不识字的母亲》《黑地狱》等。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领唱的袁心初,排练时练得认真,上街演唱时唱得动情。她唱着,不仅把她自己唱得泪流满面,还把街头围观的群众唱得肝肠寸断、泪洒现场。

《松花江上》是“流亡三部曲”的第一首,另两首《离家》和《上前线》都是刘雪庵写出来的。但在牛少峰的组织下,经袁心初领唱出来,依然使人心魄颤动。袁心初还扮演街头抗日剧《放下你的鞭子》中的女儿秀姐……这个时期的她,俨然西安街头抗日宣传明星的不二人选。

牛少峰感动于袁心初的演唱,而袁心初也感动于牛少峰对她的信任,师生间慢慢地建立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袁心初以为,他们师生还会在西安女校继续他们的学习和抗战宣传事业,却忽然传来她父母的消息:驻留在北平意图重振家业的老人,因为反对日寇在北平的法西斯统治,竟被日本宪兵秘密抓进监狱,拷打致死!噩耗传来,袁心初痛不欲生,几次都哭得晕了过去。

袁心初悲惨地成为一名战争中的孤儿!

二

知晓实情的牛少峰,自觉承担起护佑袁心初的责任,他像亲哥哥一样,关心着袁心初,守卫着袁心初,直到袁心初从丧失父母的大悲痛中回过神来,牛少峰才告诉了袁心初他在心里酝酿了很久的一個决定。

那是1938年盛夏的一个傍晚,牛少峰约出袁心初,到西安城墙边的绿树林带里散步。牛少峰说了,说他不能再在学校里的课堂上教书了。他说他要参军入伍,扛起枪打鬼子!

牛少峰投笔从戎的这一举动,感动了袁心初。她说:“为我父母报仇!”

牛少峰说:“为你死难的父母,还为千千万万的苦难百姓!”

袁心初把牛少峰抱住了,说:“中国不能亡!”

牛少峰也抱住了袁心初,说:“民族不能亡!”

简短的两句话说过,踏着夕阳余晖,袁心初随在牛少峰的身边,跟着他,走过巍峨坚固的西安东城墙。他们从东面的城门洞走进,走到国民革命军第38军设在东门里的抗日军人招募站。牛少峰报了名。

凶残的侵华日军,自卢沟桥事变以后,沿着长城一线,迅速占领了冀中平原,没过多久,就又入侵山西境内,相续攻下大同、太原等战略重镇,并囤积兵力。在控制了同蒲铁路线后,不断向黄河北岸的临汾、运城、平张等地侵略推进……这是日军本部的一大目标,使我抗日力量首尾不能相顾,从而攻占陕西,向西北直取甘肃、青海、新疆,向西南则拿下四川、云南、贵州。

黄河声响,古渡告急,日本华北牛岛、川岸师团,已兵临与陕西一水之隔的风陵渡。

西安事变后,西北军的领袖人物杨虎城被迫出国,孙蔚如接任了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38军的西北军军长。在此关键时刻,他向陕西军民盟